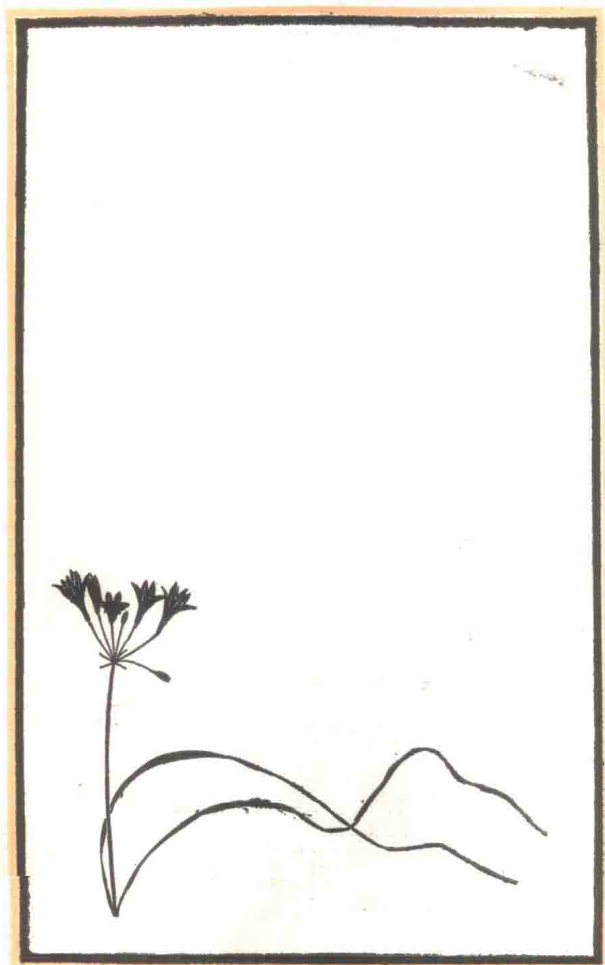


茶 飲 將

楊 絳



將
飲
茶

楊
絳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将 饮 茶

JIANG YINCHA

著 者：杨 绛

封扉设计：叶 雨

责任编辑：冬 晓

出版发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

787×960毫米32开本 6.25印张 90,000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书号 10002·108 定价 1.30元

將飲茶

楊絳

钱 钟 书 题 签

孟婆茶

(胡思乱想代序)

我登上一列露天的火车，但不是车，因为不在地上走；象筏，却又不在水上行；象飞机，却没有机舱，而且是一长列；看来象一条自动化的传送带，很长很长，两侧设有栏干，载满乘客，在云海里驰行。我随着队伍上去的时候，随手领到一个对号入座的牌子，可是牌上的字码几经篡改，看不清楚了。我按着模糊的号码前后找去：一处是教师座，都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作家座，也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翻译者的座，标着英、法、德、日、西等国名，我找了几处，都没有我的位子。传送带上有好多穿灰色制服的管事员。一个管事员就来问我是不是“尾巴”上的，“尾巴”上没有定座。可是我手里却拿着个座牌呢。他要去查对簿子。另一个管事员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他们在传送带的横侧

放下一只凳子，请我坐下。

我找座的时候碰到些熟人。可是正忙着对号，传送带又不不停的运转，行动不便，没来得及交谈。我坐定了才看到四周秩序井然，不敢再乱跑找人。往前看去，只见灰蒙蒙一片昏黑。后面云雾里隐隐半轮红日，好像刚从东方升起，又好像正向西方下沉，可是升又不升，落也不落，老是昏腾腾一团红晕。管事员对着手拿的扩音器只顾喊“往前看！往前看！”他们大多凭栏站在传送带两侧。

我悄悄向近旁一个穿灰制服的请教：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他笑说：“老太太翻了一个大跟斗，还没醒呢！这是西方路上。”他向后指点说：“那边是红尘世界。咱们正往西去。”说罢也喊“往前看！往前看！”因为好些乘客频频回头，频频拭泪。

我又问：“咱们是往哪儿去呀？”

他不理睬，只用扩音器向乘客广播：“乘客们做好准备，前一站是孟婆店；孟婆店快到了，请做好准备！”

前前后后传来纷纷议论。

“哦！上孟婆店喝茶去！”

“孟婆茶可喝不得呀！喝一杯，什么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嗜！喝它一杯孟婆茶，一了百了！”

“我可不喝！多大的浪费啊！一杯茶冲掉了一辈子的经验，一辈子不都是白活了？”

“你还想抱住你那套宝贵的经验，再活一辈子吗？”

“反正我不喝！”

“反正也由不得你！”

管事员大概听惯这类议论。有一个就用扩音器耐心介绍孟婆店。

“‘孟婆店’是习惯的名称，现在叫‘孟大姐茶楼’。孟大姐是最民主的，喝茶决不勉强。孟大姐茶楼是一座现代化大楼。楼下茶座只供清茶；清茶也许苦些。不爱喝清茶，可以上楼。楼上有各种茶：牛奶红茶，柠檬红茶，薄荷凉茶，玫瑰茄凉茶，应有尽有；还备有各色茶食，可以随意取用。哪位对过去一生有什么意见、什么问题、什么要求、什么建议，上楼去，可分别向各负责部门提出，一一登记。那儿还有电视室，指头一按，就能看自己过去的一辈子——各位不必顾虑，电视室是隔离的，不是公演。”

这话激起哄然笑声。

“平生不作亏心事，我的一生，不妨公演”。
这是豪言壮语。

“得有观众欣赏呀！除了你自己，还得有别人爱看啊！”这是个冷冷的声音。

扩音器里继续在讲解：

“茶楼不是娱乐场，看电视是请喝茶的意思。因为不等看完，就渴不及待，急着要喝茶了。”

我悄悄问近旁那个穿制服的：“为什么？”

他微微一笑说：“你自己瞧瞧去。”

我说，我喝清茶，不上楼。

他诧异说：“谁都上楼，看看热闹也好啊。”

“看完了可以再下楼喝茶吗？”

“不用，楼上现成有茶，清茶也有，上去就不再下楼了——只上，不下。”

我忙问：“上楼往哪儿去？不上楼又哪儿去？”

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只随着这道带子转，不知到哪里去。你不上楼，得早作准备。楼下只停一忽儿，错过就上楼了。”

“准备什么？”

“得轻装，不准夹带私货。”

我前后扫了一眼说：“谁还带行李吗？”

他说：“行李当然带不了，可是，身上、头里、心里、肚里都不准夹带私货。上楼去的呢，提意见啊，提问题啊，提要求啊，提完了，撩不开的也都撩下了。你是想不上楼去呀。”

我笑说：“喝一杯清茶，不都化了吗？”

他说：“这儿的茶，只管忘记，不管化。上楼的不用检查。楼下，喝完茶就离站了，夹带着私货过不了关。”

他话犹未了，传送带已开进孟婆店。楼下阴沉沉、冷清清；楼上却灯光明亮，热闹非常。那道传送带好象就要往上开去。我赶忙跨出栏干，往下就跳。只觉头重脚轻，一跳，头落在枕上，睁眼一看，原来安然躺在床上，耳朵里还能听到“夹带私货过不了关”。

好吧，我夹带着好些私货呢，得及早清理。

杨 绛

一九八三年十月底

寂寞的童年

陈白尘

云梦断忆

陈白尘

千校六记

杨绛

将饮茶

杨绛

雪泥集

巴金书简

睢水十年

沙汀

往事如烟

——记胡风

梅志

锯齿痕录

流沙河

旧巢痕

辛竹

难忘的影子

辛竹

天竺旧事

金克木

三联书店

目 录

孟婆茶（胡思乱想，代序）	1
回忆我的父亲	1
回忆我的姑母	73
记钱钟书与《围城》	101
一、钱钟书写《围城》	103
二、写《围城》的钱钟书	117
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	139
一、风狂雨骤	141
二、颠倒过来	152
三、一位骑士和四个妖精	158
四、精采的表演	168
五、帘子和炉子	171
六、披着狼皮的羊	174
七、乌云的金边	181
隐身衣（废话，代后记）	183

回忆我的父亲

我原是应邀写两份近代史上的小“资料”，结果写成了两篇回忆。我力求这些记载成为名符其实的“资料”，所以把记起的事尽可能核实。追忆的事都琐琐屑屑，而所记的人也是历史上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这两篇曾由朱正同志收入《骆驼丛书》，并代拟书名。日本大阪女子大学中岛碧教授翻译《干校六记》，也把《回忆我的父亲》译出来（一九八五年みすず书房出版），她还热情地查核和提供了日本方面的资料。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李又安教授(Adele Rickett)，我的同事薛鸿时同志，都帮我寻找可靠的资料。文章发表后，洛阳部队戈大德同志从他童年收集的明信片里，找出我父亲从美国寄给我大姊的明信片，赠我留念；宁夏银川市一位财经部门退休干部林壮志同志把我父亲曾受理的一个案件内幕详细告知。我敬向他们各位衷心的感谢。

杨 绛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一九七九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调查清末中国同盟会（包括其它革命团体）会员情况，给我一封信，原文如下：“令尊补塘先生是江苏省最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人物之一，参加过东京励志社，创办《国民报》《大陆杂志》，在无锡首创励志学社，著有影响”，因此要我介绍简历及传记资料等，并提出一个问题：“在补塘先生一生中，有过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主张革命转向主张立宪。这中间的原因和过程如何，是史学界所关心的，盼望予以介绍。”

我只写了一份父亲的简历，对于提出的问题，不敢乱说，没有解答。其实，我虽然不能算“知道”，却也不能说“不知道”；不仅对所提的这一转向，就连以后的转向，我即使不能说“知道”，也都有我的体会。近年来追忆思索，颇多感触，所以想尽我的理解，写一份可供参阅的资料。

我父亲杨荫杭，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生于一八七八年，十九岁（一八九七）考入南洋公学，二十一岁（一八九九）由官费派送日本留学。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措了一笔款子，再度出国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美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四个女儿。那时候，我父亲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北京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却把一位贪污巨款的总长（现称部长）许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不准保释，直到受“停职审查”的处分。我父亲声称他没有违犯宪法。审查结果，他确实完全合法，官复原职。他就辞职回南了。那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民国演义》上提到这件事，说杨某其实没错，只是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立宪梦”，辞官之前早已破灭。

我说“理解”，因为都未经证实。我在父母身边的時候，对听到的話不求甚解。有些事只是傳聞；也有些是父親對我講的，當時似懂非懂，听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聽父母的談話而領會的。

我母親唐須菱也是無錫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們子女從小到大，沒聽到他們吵過一次架。舊式夫婦不吵架的也常有。不過女方會有委屈悶在心裡，夫婦間的共同語言也不多。我父母卻無話不談。他們倆同年，十九歲結婚。當時我父親還是學生。從他們的談話里可以聽到父親學生時代的舊事。他們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譯名，還經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當時的趣事。不過我們孩子聽了不准發問。“大人說話呢，‘老小’

（無錫土話，指小孩子）別插嘴。”他們談的話真多：過去的，當前的，有關自己的，有關親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氣的……。他們有時嘲笑，有時感慨，有時自我檢討，有時總結經驗。兩人一生中長河一般的對話，聽來好像閱讀拉布呂耶爾（Jean de La Bruyère）《人性與世態》（Les Caractères）。他們的話時斷時續，我當時聽了也不甚經心。我的領會，是由多年不經心的一知半解積累而得。我父親辭官後做